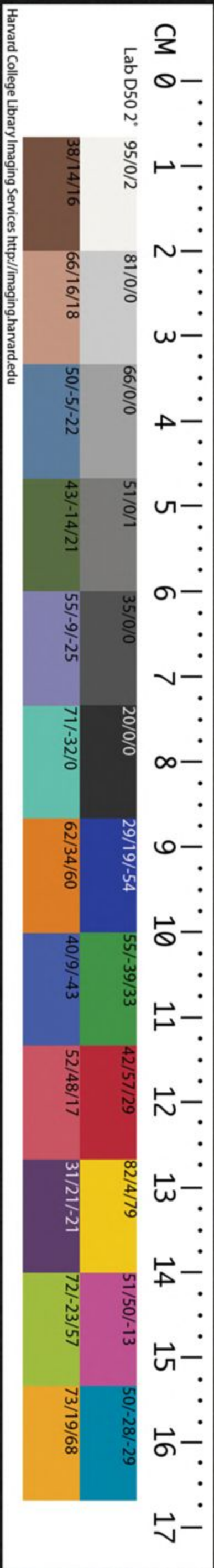


T2571/3202d(40)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rof. F. Cleaves

APR 17 1970

列傳卷第二十九

晉書五十九

御撰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

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

迹可知然而王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

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粲焉可

觀封建親賢命為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

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

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位

天已終虛位無王三十餘載爰及暴秦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本

并之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
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
置守獨尊諸已至乎子弟並爲匹夫惟欲
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祏
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
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
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
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
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羨吹壑土地封疆

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蒯卬次乃吳楚稱亂
然雖克滅權偏猶足維翰王畿洎成哀之
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
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
禹配天休祉咸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
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
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
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遺傳虛爵本根無
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

隆盤石或出擁旄節蒞嶽牧之榮入踐台
階君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
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財而不任或無
罪而見誅朝為伊周夕為莽卓機權失於
上橫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與
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為身擇利
利未加而害及初迺無心憂國國非憂而
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奕基乘輿幽繫
更同姜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

夫為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
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
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
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
之除大慙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
發縱今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
至土崩何以言之琅邪譬彼諸王權輕衆
寡度長繫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
有吳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

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爲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

子粹 矩 羨 宗 熙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爲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

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騎司馬增叅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爲羗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罔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援就

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
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
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
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步闡來降假亮
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侍中之服咸
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爲太妃伏
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南郡枝江
太妃嘗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
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

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
軍加侍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
爲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
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
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
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阜輪犢車錢
五十萬頃之徵亮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領
後軍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
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尚書事領太

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
排乃以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
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樂六
佾之舞封子羨爲西陽公未發帝大漸詔
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
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
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過葬駿
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廷尉何勣勣曰今
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

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
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
南王亮體道冲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
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憑遠猷以
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
趨劔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
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
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
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

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

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鬚髮耳鼻皆悉毀焉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兼宗熙粹字茂弘早卒

矩字延明拜世子爲屯騎校尉與父亮同

被害追贈典軍將軍諡懷王子祐立是爲威王

祐字永猷永安中後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衆依東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二萬五千戶越征汲桑表留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摩旗越還祐歸國永嘉末以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爲

軍諮祭酒建武初爲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將軍太寧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侍中特進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殄絕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爲主事泄伏誅弟楷之子蓮扶立宋受禪國除義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

騎常侍亮之被害也。素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爲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初，拜侍中。以長沙王乂黨廢爲庶人。惠帝還洛，復素封爲撫軍將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邾、蘄、春、益之并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出鄆城，遂南渡江。元

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五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派人以實中州。江西素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以素屬尊，元會特爲設牀，太興初，錄尚書事。尋領大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劭平，領太尉。明帝卽位，以素宗室元者，特爲之拜。素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素官詔不問。及帝寢疾，素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詔素依安平。

獻王子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
和初坐弟南頓王宗免官降爲弋陽縣王
及蘇峻作亂素詣峻稱述其勲峻大悅矯
詔復素爵位峻平賜死世子播播弟克及
息崧竝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屬籍以素
孫珉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爲
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增邑五千并前萬
戶爲征虜將軍與兄素俱過江元帝承制

拜散騎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爲平東
將軍元帝卽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
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左衛將軍與虞胤
俱爲帝所昵委以禁旅宗與王導庾亮志
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爲腹心導亮竝以爲
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胤密
謀爲亂亮排闥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
悟轉爲驃騎將軍胤爲大宗正宗遂怨望
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

反庾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距
戰為胤所殺貶其族為馬氏徙妻子于晉
安既而原之三子綽超演廢為庶人咸康
中復其屬籍綽為奉車都尉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為王永
嘉末沒於石勒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
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

國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
軍武帝崩入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
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
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
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
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
人岐盛並薄於行為瑋所昵瓘等惡其為
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
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墜於賈后

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為詔曰太宰太保欲
為伊霍之事王安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
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
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
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
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間者
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剋平禍亂而二公潛
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絕武帝之祀今輒奉
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

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
領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
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
使亮擢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
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瑾官屬曰二
公潛謀欲危杜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
無所問若不奉詔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
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瑾
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

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
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
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
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
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
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
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
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霹靂詔曰周
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

已者廷尉志竭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
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
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更
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
歔歔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
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淚百
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
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
其子範爲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爲石勒

所害

趙王倫

趙王倫字子彞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拍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禦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

典刑也倫知表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宣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氏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鄩諂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錄

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
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
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
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
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
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
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
與賈謐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
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

郤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
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
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殿
中侍御史躬渾右衛司馬督路始使爲內
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
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
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
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
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

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害爲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謚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謚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起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飲飛督問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爲應至期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

與賈謚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問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閣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謚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執張

華裴頴解結杜斌等於歿前殺之尚書始
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以
爲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
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
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
等內外群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爲使
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
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
馬從事中郎四人叅軍十人掾屬二十人

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恭領冗從僕
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
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
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
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
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
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
以諂媚自達旣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
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

隙渾誘顥奴晉興偽告顥有異志秀不詳
察即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
興以爲已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
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
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
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
允護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旣敗滅倫加
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偽爲飾讓詔遣百官
詣府敦勸侍中軍詔然後受之加羣撫軍

將軍領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
虔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詔爲侍中又以
孫秀爲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
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
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衆過三萬起東宮
三門四角華櫓斷宮東西道爲外徼或謂
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逵欲奉
梁王彤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彤爲丞相
居司徒府轉準逵爲外官倫無學不知書

秀亦以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
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淺
薄鄙陋馥度闇狠彊武謂憲器輕訛而各
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爲射聲校
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暮便納
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
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
愕倫秀並惑巫覡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
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

宣帝於北芒爲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
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
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事中郎掾
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
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
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
崔隨爲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偽
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群公卿士咸假稱
符瑞天戈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輿與

前軍司馬雅苻率甲士入殿警喻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苻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苻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寔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奪崔隨樂廣進璽綬

於倫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紀為廉吏以世子苻為太子襲為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兆王虔為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為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

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治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旣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徒父帝爲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項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時齊王罔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

知罔苛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
三王叅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
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爲衛將軍深怨不
得開府潛與琴牋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
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琴
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
於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
輿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
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爲上

軍將軍積弩李嚴爲折衝將軍率兵七千
自延壽關出征虜張弘左軍蔡璜前軍閭
和苛率九千人自堯坂關出鎮軍司馬雅
揚威莫原苛率八千人自成臯關出召東
平王楙爲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
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
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爲
太平將軍以招福佑秀家日爲淫祀作厭
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高

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
祚長久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
戰馥虔不肯虔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
虔虔然後率衆八千爲三軍繼援而泓雅
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
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
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
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冏軍已在
穎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渡穎攻泓等

不利泓乘勝至于穎上夜臨穎而陣冏縱
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
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尚
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
震祕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冏露布至
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庾倉超還
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悉其諸軍
濟穎進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別率孫髦司
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

衆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罔營執得罔以狂惑其衆令百官皆賀而士猗復徹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爲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

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畏懼自崇禮闈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旣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已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勅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聞中書南門輿放

兵登墻燒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衛將軍
趙泉斬秀等以徇收孫竒於右衛營付廷
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悛黃門令駱休司馬
督王潛皆於殿中斬之三都司馬兵於宣
化闈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輿
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閤八
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
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
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子農畝

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
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
及羣皆還汶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
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
升殿御廣室送倫及羣等付金墉城初秀
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
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汶陽
里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
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

倫死飲以金屑若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
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芻馥虔詔付廷
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百
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
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
人凡與倫為逆豫謀大事者張林為秀所
殺許超士猗孫弼謝恢彭渾與秀為王與
所誅張衡閭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胤
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燕瑛自陽翟降
齊王罔還洛自殺王與以功免誅後與東
萊王蕤謀殺罔又伏法

齊王罔

齊武閔王罔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
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
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
罔號踊訴父病為醫所誣詔即誅醫由是
見稱遂得為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
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

后以功轉游擊將軍以位不滿意有恨
色孫秀微覺之且懼其在內出為平東將
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罔因衆心怨望潛
與離狐王盛潁川王勳穆謀起兵誅倫倫
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罔既
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讓殺穆
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讓殺之遂
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等起軍

遣使告成都河陽常山新野四王移檄
下征鎮州郡縣國使聞知揚州刺史
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
罔罔屯軍揚翟倫遣其將閻和張泓孫
出塢坂與罔交戰罔軍失利堅壘自守會
成都軍破倫衆於黃橋罔乃出軍攻和等
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罔誅討賊
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著甲士數十
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

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
輔魏故事罔於是輔政者攸故宫置掾屬
四十人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門諸署
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
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閭後房施鍾懸前庭
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
勅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
何勗領中領軍封葛熈為牟平公路秀小
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

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歿中御史桓豹奏
事不先經罔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
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主
簿王豹屢有箴規罔並不能用遂奏豹殺
之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
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罔驕恣日甚終無
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
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
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冑鋒刃此

一難也奮二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鄙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為可意

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群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霍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為不世之讓

天下惑之田京所恃長沙成都魯衛之密
國之親親與謂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
公宐放桓公之變通風之風芻狗萬物
不仁其化崇進功遂身退委萬機於
二王命方獄公之燿義讓之旗鳴思歸
之變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
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
音不足以贊美姬父不得專聖於前太伯
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

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
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道
遙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穎翟之
慮群下竦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
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
冠胃從戎于許契闊戰陣功無可記當隨
風塵待罪初屈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
適趙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
變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

言入身戮義讓功舉追就鉄鎖此惠之死
賢於生也罔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
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顥誅
罔因導以利謀顥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
禍難罔已大司馬罔雖唱義有興復皇位
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勲
力也而罔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
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
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篡

逆誅夷而率百官之衆來繞洛城阻兵徑
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
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祕杖嚴列不解
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
陷加罪黜徒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
妾名號比之中宮沉湎酒色不恤群黎董
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
偉愍恫擁停詔可葛煥小豎維持國命操
弄王爵貨賂公行郡姦聚黨擅斷殺生密

署腹心實為貨謀斥罪忠良伺闕神器臣
受重任蕃衛方獄見罔所行實懷激憤即
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駟密室宣騰詔百臣
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
罔擁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
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
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
軍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罔還第有不順
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勲

重往歲去就久合眾望空為宰輔代罔阿
衡之任顯表既至罔大懼會百僚曰昔孫
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
糾合義眾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
二王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
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
罔委權崇讓罔後事中郎葛旃怒曰趙庶
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先
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功圍陷陣得濟

今日計功行封事躬未徧三臺納言不恤
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諛言僭逆當共
誅討虛承偽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
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
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又徑入宮發
兵攻冏府冏遣董文陳兵宮西又遣宋
洪等放火烧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冏令
黃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
詔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

城內大戢飛矢兩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
門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冏
敗又擒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
右促牽出冏猶再顧遂斬於閭闔門外狗
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
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金墉鼎冏尸於
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歛冏故掾屬荀闓
等表乞殯葬許之初冏之盛也有一婦人
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

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謚曰着布
柏腹為齊持服俄而罔誅永興初詔以罔
輕陷重刑前勲不宜堙沒乃赦其王子超
冰英還第封超為縣王以繼罔祀歷貢外
散騎常侍光熙初追冊罔曰咨故大司馬
齊王罔王昔以宗藩穆胤紹世緒于東國
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義徒同盟
觸澤克成元勲大濟頽東朕用應嘉成績
謂篤爾勞俾式先典以疇茲顯懿廓土殊

分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侔蕭霍庶憑
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
二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周
其法猶思其人况王功齊朕身勲存社稷
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復王本封命
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使
持節大鴻臚即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有
靈祗服朕命肆筵爾心嘉茲寵榮子超嗣
爵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罔唱義元勲還

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及洛陽傾軀
超兄弟皆沒于劉聰罔遂無後太元中詔
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攸罔
之祀歷散騎常侍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
討桓玄詔柔之兼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
荆二州至姑孰為玄前鋒所害贈光祿勳
子建之立宋受禪國除

鄭方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

犖不常鄉閭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
及罔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
楚逸民獻書於罔曰方聞聖明輔世夙夜
祇懼恭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
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
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
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
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為念其
失三也大王興義群庶競赴天下雖寧人

勞窮若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軟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罔含忍吞之云孤不能致五關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長沙王义

長沙厲王义字士度武昌第六子也太康

十年受封拜真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义時年十五孺慕遇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又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义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义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後之安知其非瑋既誅义以同母貶為常山王之國义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义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

又殺之進軍為成都後係常山內史程恢
將貳於又又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
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
軍開府復本國又見齊王冏漸專權嘗與
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
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
河間王顥將誅冏傳檄以又為內主冏遣
其將董艾襲之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
轆露焚馳赴宮門請門奉天子與冏相攻

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誅諸
黨與二千餘人顥本以又弱冏疆冀又為
冏所擒然後以又為辭宣告四方共討之
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為宰相專制天下既
而又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孫河
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又又並誅之
顥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又時長
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
詔以又為大都督以距顥連戰自八月至

十月朝議以又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徒使說穎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因致書於穎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已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派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興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謬惡離逃骨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產皇室受

封外都各不能聞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群臣同忿聊即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烈之痛故復遣書穎復書

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
道恩隆洪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
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內篡幸以誅夷而
未靜息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皇甫
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
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
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為戎首上矯
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
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

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
一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
銳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內若能從太尉之
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
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愼
哉大兄深思進退也又前後破穎軍斬獲
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
將士同心皆願効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
虧失張方以為未可剋欲還長安而東海

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収又送金墉
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
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
正各慮思困収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
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
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
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
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
又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

至輔勒兵三千就金墉収又至營炙而殺
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
垂涕時年二十八又將殯於城東宮屬莫
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彌斷
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
又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牙殺長沙
又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
言焉永嘉中懷帝以又子碩嗣拜散騎常
侍後沒于劉聰

成都王穎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戶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以鄴令盧志為佐長史頓

丘太守鄭琰為右長史黃門郎程牧為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為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驥石超等為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趙驥至黃橋為倫將士猗許超所賊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驥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驥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

猗旣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温十餘里復
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
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
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
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
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
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
向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
侯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

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
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
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遣
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
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
朝不趨劔履上殿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
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
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
前在陽翟與彊賊相持旣久百姓創痍饑

餓凍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
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盧
志言於穎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
經夏暑露膏中野可為傷惻昔周王葬枯
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埋之况此等致
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
秩為衣服歛祭葬於黃橋北樹枳籬為之
塋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
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仍表其所

間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
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而神昏
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
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
詔遣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
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
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
都以此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
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

解散蠶欲遽請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
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
遣之百姓乃安及罔敗穎懸執朝政事無
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穎拜
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驕奢百度地廢
甚於罔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又在
內遂與河間王顥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
將軍皇甫商等檄又使就第乃與顥將張
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鋒都督
前將軍假節穎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
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
水為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亟盛石
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鼈陸機戰敗死者甚
衆機又為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
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
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又被執其黨斬輿
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
拜丞相河間王顥表穎宜為儲副遂廢太

子單立穎為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
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
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僭侈日甚有無
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永興初左
衛將軍陳豨殺中中郎逮苞成輔及長沙
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
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懼穎
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
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

立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叅軍崔
曠勸穎距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
率衆五萬次于蕩陰豨二弟匡規自鄴赴
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
衆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
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藁中超
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
置百官殺生自已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
王浚寧北將軍東瀛公騰殺穎所置幽州

刺史和嶺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
烏丸羯朱襲穎候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
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為羯朱等所敗
鄴中大震百寮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
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
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
間王顥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
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
于長安顥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為皇太弟

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
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顥復拜穎鎮軍
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
穎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鋒
起穎以北方盛彊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
中值大駕還洛親自進陰趨武關出新野
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
穎於是棄毋妻單車與二子廬江王普中
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

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普廓
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薨
虓長史劉輿見穎為鄴都所服慮為後患
祕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穎死
穎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
穎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徽
曰不知穎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
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躰手足不見洗沐
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勅人將去乃

散髮東首臥命徽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
亦死鄴中哀之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
盧志隨後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
嬴公騰稱為穎報讎遂出穎棺載之於軍
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
中穎故臣収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
王禮穎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穎子年十
餘歲流離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
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為穎嗣封華容縣

王後沒於賊國除

河間王顥

河間王顥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顥可以爲諸國儀表元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彤爲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顥於諸王爲踈特以賢舉及趙

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叅軍夏侯爽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顥顥遣主簿房陽河間國人張方討擒爽及其黨十數人於長安市屠斬之及冏檄至顥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顥顥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顥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逵等追方軍迴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

各率衆還及問論功雖怒顥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為翊軍校尉與問叅軍皇甫商司馬趙驥等有憾遂奔顥詭稱受密詔伐問因說利害顥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為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乂討問及問敗顥以含為河南尹使與馮蓀卞粹等潛圖害乂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顥陰謀具以告乂

無復舉手者顥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褒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為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褒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顥令送帝還都與顥分陝

而居顓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顓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又斬輔顓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瑁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旣盛破刁默以入關顓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顓乘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西將軍守關中

又乃誅含等顓聞含死卽起兵以討商為名使張方為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又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馱水橋西為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又死方還長安詔以顓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顓廢皇太子單立成都王穎為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眕奉天

子伐穎顓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絕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顓乃選置百官改秦州為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顓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

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後迎顓於南山顓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朱永勸顓表稱柳病卒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討顓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顓至鄭顓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顓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顓為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

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
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為顯嗣改封樂成
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
釋子欽為融嗣

東海王越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
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
宗初以世子為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
及琅邪王休子繇俱持講東宮拜散騎侍

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
千戶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
射領游擊將軍復為侍中加奉車都尉給
溫信五千人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
為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
王穎攻長沙王又又固守洛陽殿中諸將
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
默夜收又別省逼越為主營惠帝免又官
事定越稱帝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

安初帝北征，新以越為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主簿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頔以越兄弟為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地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為太傅，與太宰顥夾輔朝，以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視越以洽為左司馬、尚書曹馥為軍司。既而兵稀，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林領兖州刺史。越三弟並據方任，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

多赴越，而河間王顥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復舊器。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越祐於譙，祐眾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咸閉中，大懼。顥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歸，回書以下邳、濟陽二

郡增封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
穆清河王暉弟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
葛攷共說越曰主上之為太弟張方意也
清河王本太子為群凶所廢先帝暴崩多
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
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
攷穆出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
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
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苟

晞及兖州刺史丁劭討汲桑破之越還于
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兖州天下樞要公宜
自牧乃轉苟晞為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
隙尋詔越為丞相領兖州牧督兖豫司兖
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鄆城
越恐清河王暉終為備副矯詔收付金墉
城尋害之王弼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
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鄴城自壞越惡之
移屯濮陽又遷于宋陽召田甄等六率甄

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
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
濟李惲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
冀州彌為乞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
赤橋越以甄為汲郡蘭為距鹿太守甄求
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旣渡河甄
退李惲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祉濟棄
軍奔上黨越自榮陽還洛陽以太學為府
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為亂遣王

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
之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旣與苟晞構怨
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
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
畧盡皆泣涕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
何倫為右衛將軍王景為左衛將軍領國
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
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翰有憂國之言
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

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充豫以援京師帝
曰今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
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
對曰臣今率眾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
逞消殄已東諸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
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據會
則釁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
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并何倫
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

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
錫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綱失御社稷多難
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
失利帝鄉便為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
上下以為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
投袂忘履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
當湏合會之衆以俟戰守之備宗廟主上
相賴臣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
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

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為左
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為霸業
朝賢素望選為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巴府
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
亂州郡携貳上下崩離禍結囊深遂憂懼
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祕不發喪以襄陽
王範為大將軍統其眾還葬東海石勒追
及於若縣審平成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
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為

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
萬眾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
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瑱焚其餘眾并食
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為縣王何
倫李暉聞越之死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
毗出自京邑徙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
又為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
賊李暉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
為人所畧賣於吳氏大興中得渡江欲招

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
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
以凶立廟桃以安神而奉之以告送形而
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
也至於室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
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
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
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
越於廣陵大興末墓毀改葬丹徒初元帝

鎮建歎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
以第三子冲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
弈繼之哀帝徙弈為琅邪王而東海無嗣
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為
東海王繼冲為曾孫為桓玄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
禍纏管蔡詳觀曩冊逖聽前古亂臣賊子
昭鑒在焉有晉鬱興戴崇藩翰分茅錫瑞
道光恒典儀古節交禮備彛章汝南以純

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
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為女子
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寔
庸瑣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
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暨傾
皇綱於焉中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
綰璽揚纛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
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
凶闇之極未之有也固名父之子唱義勤

王摧偽業於旣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勳老
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
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
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竒策納孫
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
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
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標慄
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二之情無
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旣入總大權出

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
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顛任李含之狙詐
杖張方之陵雲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
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疆奎駕北巡
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
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
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舉匡復之功未立
陵暴之釁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
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

顛覆數十萬衆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
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
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
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穢而天地閉戎兵
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
際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八
王之謂矣

贊曰亮總朝政瑋懷職競讒巧乘間豔妻
過聽構怨連禍遽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竊

龍圖亂常奸位逆及嚴故偉哉武閔首創
 玄謨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奉國始終
 靡慝功虧一篑奄罹殘賊章度勤王効立
 名揚合從閔右犯順爭疆事窮勢感俱為
 亂亡元超作輔出征入撫敗國喪師無君
 震主焚如之變抑惟自取

列傳第二十九卷 晉書五十九

音義

候也	勅艷反	邃	雖遂反	旗	餘音反	檻	胡黠反	決	殃音反	迄	五反	覘	古反
亡本反	又	愀	徒含反	汶	問音反	敞	昌兩反	訖	之反	忍	覘	古反	
音顯	魚容反	頴	一作頴	壖	五各反	臯	高音反	髦	毛音反	慙			
反	語中	詵	又亡少反	顯	胡老反	櫓	魯音反	徼	古反	腐			
似次	音	考	音孚本	詡	况羽反	顯	胡老反	櫓	魯音反	徼	古反		
辟	霹靂	二音	虛	欵	許既反	下	緝	七入反	嬖	博計反			
反	余亮	劫	鈔	居業反	松	息戎反	珉	旻音反	貂	彫音反	駟	側雷反	
赧	奴版反	拓	石音	軹	枳音反	齋	卽奚反	偏	彼側反	羯	居謁反		
憇	徒對反	絜	大反	下	結	煽	翁音反	巧	古泰反	袂	敷勿反	兼	

鈇 鑕 上 方 主 反 反 酒 反 充 惚 恫 上 作 夫 反 下 知

貌 闕 反 去 隨 喋 牒 音 闔 開 音 伯 反 莫 白 犖 反 呂 角 軟 洽 山

反 懣 反 虛 偃 殄 徒 典 慨 反 苦 蓋 邳 反 之 日 夷 音 堙 音 堙

奇 鎮 反 珍 之 忍 反 錄 反 力 王 遠 反 為 委 龕 音 堪 疋 雅 與

同 麋 反 武 悲 扼 反 烏 草 田 甄 真 音 暉 反 於 粉 裨 反 頻 甲

洧 反 榮 美 桃 反 吐 彫 燾 徒 到 狙 反 土 余 奸 反 干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of the right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index reference.

